一望秋野天地宽

□ 马亚伟

秋天的果实颗粒归仓，丰收的余香久久缭绕，繁华过后世界安宁。天空无边无际地辽远，大地无边无际地开阔。

长风漫过秋思远，一望秋野天地宽。在秋野上举目远方的时候，我常常想起曹操的《观沧海》："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。日月之行，若出其中；星汉灿烂，若出其里。"我的眼前没有沧海洪波，可我依然有关于日月星辰的宏大想象。秋风浩荡，天似穹庐，大地茫茫，日月星辰各行其道，田野弥漫着荡气回肠的浑厚之气。世界上仿佛除了日月星辰，别的事物全都遁形。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，胸襟才能真正阔达起来。我的胸襟当然无法跟曹操相比，但面对伟大的自然，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。面对坦荡的秋野，我内心涌动着深深的震撼和深深的敬畏，同时又觉得，融入其中为自己注入了磊落爽利的气质。

秋野上有大片菜园，不久前菜园里还是怡红快绿的丰饶景象。那时的菜园真像一位慷慨的慈母，源源不断地为人们输送着果实，好像永远不用担心源头会枯竭。就像《诗经》里说的那样："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。"七月吃瓜，八月摘葫芦。《诗经》里还说："绵绵瓜瓞。"可以想象那样的场面，大大小小的瓜一波一波绵绵不绝。菜园里的各种瓜、各种菜，五颜六色，热热闹闹，撑起了一段繁华的日子。可是，如今的菜园已然颓败，只留下逐渐干枯的藤蔓。偶有绿着的叶子，也没了当初蓬勃的风姿。犹然记得，那时我在菜园里摘西红柿，随意"左右采之"，很快便摘了满满一篮。可罢园了，连西红柿的影子也找不到了。我使劲吸吸鼻子，却好像闻到了西红柿植株的特有清香。菜园奉献了所有，把余香留在了秋野之上。而且从生命轮回的角度说，秋天的菜园真的会"绵绵瓜瓞"：今秋枯败，来年重生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，永无止境。你想啊，从遥远的"诗经年代"开始，田野为一代代的人奉献了多少瓜果蔬菜。

秋风荡涤着田野上的尘埃，把混沌和浮躁吹向远方，吹向天边，消失净尽。风烟俱净，天地浩荡。天空清朗，秋野沉静，万物安然。秋天的土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沉静之中，甚至比冬天的时候还要沉静。冬天的沉静是枯寂的，而秋天的沉静是以丰富为底色的。此时的秋野，如同一位伟大的钢琴演奏家，刚刚结束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演出，内心丰盈而满足，表情是释然和怡然的。

辽阔的田野里，好像到处都是路。你可以沿着任何一条路走，走啊走，如此走下去真能走到天荒地老。一种旷远无声的氛围，让人逐渐打开自己，接纳整个世界。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，你感到了胸襟的宽广无涯。季节为你讲述光阴的秘密，岁月为你讲述更替的规律。

一望秋野天地宽，心随流云自安然。秋野坦荡，无悔无憾，无怨无尤。倾情付出过，所以坦荡无憾。田野博大，土地温厚，养育了多少生灵？人类在一片深沉的土地上代代生息，演绎出多少动人的传奇？土地上的故事，终将成为永恒。秋天传达出的哲思，终将使土地更加沧桑厚重，温暖绵长。

人淡如菊

□ 耿艳菊

年少时第一次拥有《红楼梦》，斟酌再三，郑重地在扉页上写下了"残菊"二字。这本书现在还保留着，在老家东屋的桌上，落满了灰尘，每次回去都仔细拂拭，然后又在时光里落满灰尘。

擦拭的时候，看到扉页上的字，总要嘲笑一把年少的稚拙，那时喜欢上这两个字，大概是两个缘由，一是一句词"为赋新词强说愁"，二是一句诗"菊残犹有傲霜枝"。正是不解人世时的一汪清愁和少年人的心高气傲。这样一年一年周而复始的拭尘，不但是书洁净了，人也随着岁月渐深而心境澄明，也早已不认可年少时对菊花的理解和定义。

菊花的绽放没有选择万花锦绣的春天，也没有选择浓烈激情的夏天，更没有选择天地黯淡的冬天，而是选择了高阔晴明的秋天。这是有原因的。《小窗幽记》中说："秋月当天，纤云都净，露坐空阔去处。清光冷浸，此身如在水晶宫里，令人心胆澄澈。"选在这样澄澈的季节灿然绽放，每一瓣都在月光里洗过的菊花，生命的质地就像溶溶的月光一样温柔宁静，无论是那些热闹喧嚣的时节，还是寂寥冷清的光景，菊花从容地循着自己内心的节奏，在岁月浩荡的风波里兀自淡泊明净。

同样，很多时候，人们如果只盯着得和失，盯着簇拥的光鲜热闹，一味地争强好胜，忙忙碌碌的现实生活很容易让人灰心气馁，焦躁不安，患得患失。早些年读唐代司空图的《典雅》："玉壶买春，赏雨茅屋，坐中佳士，左右修竹，白云初晴，幽鸟相逐，眠琴绿荫，上有飞瀑。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，书之岁华，其曰可读"，只看到词句的典雅明丽，近年再读，却有不一样的体会，想到那些红尘中的琐事纠葛，忽然间就豁然明朗了。

人这一辈子其实没那么复杂，是我们附加了沉重的翅膀。我们努力打拼，渴望这山，盼望那山，就是希冀每天过得好，过得开心幸福，却忽略了人世间时时刻刻都有简单的赏心乐事，只因为我们没有清澈宁静的心境，而看什么都不合意。

"落花无言，人淡如菊。"我们在紫陌红尘里摸爬滚打，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磨炼，要修的就是这样的淡泊心境和处世态度。用季羡林的话说，就是"我们应该拥有认真过好这一生的四种能力：得自在、知孤独、记初心、要豁达"。得自在说容易也容易，说难也实在难。拥有的，觊觎拥有的，那些名呀利呀，说放下轻松，真正从心底欲望一栏删除就有点难了。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，殷殷渴盼的，拥有了，又会从另一个角度成为累赘。这样层层相加，负重累累，人生的翅膀如何能轻盈自在？

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说："一个人越是能够放弃一些东西，就越是富有。"放下才能一身轻松，一身轻松才会有平和清淡的心境去欣赏人世间的飞鸟流云，草木风华，山川日月，这样才是真正的富有。

怀念韩志峰

□ 刘春

我和韩志峰相识于1980年，那时我在广灵县纺织厂担任技术干部，他在针织车间当操作工。因为志趣相投，我们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。

1981年，山西《刊授大学》在全国范围内招生，我俩都报了名，领回十几套文学教材。从《文学理论基础》《散文》《诗歌》，到《报告文学》《调查报告》《戏剧》等。我们一起啃书、一起讨论、一起练笔，还给校刊投稿，文学知识在一点点长进。

之后不久，我调到了县委宣传部，被安排到新闻科当新闻干事，他也从企业调到县委当了公务员。此后，我俩一起学写文章，凭着勤奋和执着，很快就有我们的文章见诸报端。有时，我们也联手写文章，互相切磋，共同进步。

韩志峰当了几年公务员，又先后调到过老龄委、县委办公室。那时，我在宣传部是带着新闻任务撰稿，而他写作的兴趣依然不减。闲暇时，我们常聚在一起吟诗饮酒，探讨文学；他三天两头往我家跑，我也经常去他家坐。我俩也像是一本书，他读着我，我读着他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韩志峰又迷恋上了对联，而且很快就写出了名堂。从1998年到2003年，他有作品陆续发表在《大同日报》《山西农民报》上。在《大同日报》每年举办的新春征联活动中，他几乎年年获奖。

记得刚认识韩志峰时，他还是一个小青年，却偏偏爱喝两口，而我就是那个年长他10岁的老青年。那时我们都住在厂里，不懂养生的我们，一下班就买上一碗煮熟的五香大豆，边喝边聊，上到国家大事，下到柴米油盐，几乎无所不谈。他是个性情中人，我家盖房，他主动来当小工；他家有事，我肯定准时到场。我们不是兄弟胜似兄弟。

后来，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胃病，两年时间内虽然在省城医院做了两次手术，但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，早早撇下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离开了人世。他走的时候，才42岁，正是文学创作的好年华，也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期。他的猝然离去，给家人、亲友留下了无尽的惋惜与思念……失去这样的知己，我痛彻心扉，时至今日，虽已过多年，每当想起他，我的心仍然很痛很痛……

人们常说：遇见优秀的人，身边就多了一本书；遇见真诚的人，路上就多了一盏灯……那么，遇见知己呢？遇见知己应该是一生的幸运吧！我和知己韩志峰，从相识到永别，20多年的交往点滴如潮水时时涌入我的心里，也像一幅幅画面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只可惜，无论多么的不舍，我和韩志峰——老青年和小青年的故事终究还是提前落幕了。

诗绪

暮秋

□ 刘刚

暮秋的风
带着刀刃的凉意
染红了最后一片枫叶
阳光变得温柔而吝啬

天空将蓝色压得很低
像一块湿冷的旧棉絮
捂住一棵棵秃了顶的树
守望着下一个季节

远处的山峦失了青翠
裸露出嶙峋的脊背
河水瘦成一条银线
在卵石间幽咽

这暮秋，是沉重的告别
一点点沉入地平线以下
秋色，在缓缓下沉的光里
变得通透而安详

芦花

□ 魏益君

当秋风即将转身成冬
芦花便白了头
一簇簇，如雪
静静缀在季节的衣襟

你看它，踮着倔强的脚尖
朝着雁阵消失的方向
那姿态里，有
走进寒冬的笃定，也有
回望秋光的温柔

当芦絮轻飞
与南迁的雁声交织
就在故乡的天空里
写成了最温暖的弦歌

芦花啊
你是游子心上的路标
无论行至多远
总指向炊烟升起的方向

芦花啊
你是岁月别在季节鬓边
那一枚素雅的发簪，每当
风起时，便落满思念的霜



赐稿邮箱：dtwbzl@163.com
编辑部地址：大同市御东行政中心21层22层
邮政编码：037010
承印：大同日报传媒集团印务公司 电话：0352-2429838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1402004000009 广告热线：0352-5105678 发行热线：0352-2503915
自办发行
单月订价：21.5元